

等待水退的日子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



7月27日，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，新中大道小学安置点，临清店村的几个小孩在课桌拼成的临时床铺上玩耍。7月22日起，当地发生了洪灾，人员紧急转移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峥/摄

7月下旬以来的洪涝灾害里，整个河南最高峰时有140多万人转移安置。在安置点，逃离洪水的人们，身体暂时安顿，惊魂甫定。

医生们注意到了这一点。在新乡市第二中学安置点，几名24小时值班的医生接诊时发现，来看病的村民总会不自觉地提到这次大水，不少人把自己的经历一遍遍讲给别人。因此，医生的一项工作是缓解他们的心理痛苦。

那些口述的细节里，反映出传统的中原农村生活的侧面：很多老人患有慢性病，因为撤离得匆忙，没顾得上带药。不过药品只是他们紧急抛下的生活里的一部分，一位村民在撤离时听到院子里的牛叫，回头去把绳子解开，希望它们也能逃命，等水退去，还能找到回家的路；一位村民正为儿子盖婚房，打完了地基，墙砌了一半，担心房子被水泡坏，每天都想回去看看；还有一位，因为村里积水太深，贡献出家里的三台装载机帮忙运输物资，没想到车都被水泡得趴窝了，说着说着，这位村民流下了眼泪。

医生李鹏玲说，村民以中老年人居多，多数病因都是洪水中情绪波动造成的心慌心悸，表现症状就是头晕、胸闷、食不下咽等。头两天，看病的村民很多，最多的一天有200多人。等他们情绪稳定下来，找医生的人就少了。

一位70多岁的老人由于头晕去找医生，没说几句病情就哭了。李鹏玲记得，老人家那天哭得特别伤心，她说自己到老成难民了。

村民们选出了寝室长

安置点只能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临时诊疗服务。李鹏玲介绍，药品大部分是社会捐赠的，碘酒、消毒液、感冒药等居多，一些处方药需要去医院开。医生处理最多的是被水泡出来的病，由于长时间被水浸泡，一些村民的脚会水肿。安置点里还住着救援队员，这些人求医时，情况往往更为严重些，一些人的伤口甚至溃烂了。

根据河南省政府截至8月2日的统计，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已致302人遇难，50人失踪，受灾人口达1400多万。作为新乡市牧野区27个安置点之一，最多的时候，新乡二中安置了700多人。在这个暑期中的校园里，那些不时被提及的村庄名称，透露着人们与水的关系：前河头村、后河头村。

这是卫河之畔的一些居民。卫河发源于太行山脉，与卫河交汇的还有一个人工河道，是1958年开挖的共产主义渠。沿河居住的水民，世代享受着河流的馈赠，也经受着水患的威胁。

在卫河畔生活了81年，黄志德对洪水并不陌生。他居住的村庄叫寺庄顶村，往年但凡雨下得大些，村里的青壮年都会集结去护堤。根据他的记忆，他遇到过5次大水，不过此前积水最深的一次也仅仅是没过小腿。随着雨势变小，水很快也会退下去。

然而，这次的降雨实在太急太大也太漫长了。7月17日至22日，新乡市平均降雨量830毫米，最大降雨量965.5毫米，几天的降雨量超过了往年全年的降雨量。

大水涌入了城市，沿河的村庄首当其冲。牧野区是新乡市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，到7月28日，当地已有24个村转移人口4.55万余人。

7月22日深夜，牧野区新中大道小学接到改为安置点的通知，成为最早被征用的学校之一。校长王运芳记得，那一晚的准备十分匆忙，7月23日凌晨左右，受灾村民就冒着大雨陆续到达，留给学校准备的时间只有近1个小时。

卫河周边的临清店村、前河头村、后河头村等村约3000多名村民都转移到这儿。两栋教学楼变成临时宿舍，每间教室住10-20人，大家只能打地铺才能挤下。3000人的规模明显超出了一所小学承受能力，直到几个小时后，当地陆续启用了另外的几个安置点，新中大道小学的压力才得以缓解。

新乡二中安置点是在7月23日下午启用的。副校长秦文胜接到通知后，在办公室住了四三夜。此前，他和同事们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，比如招募就近居住的师生当志愿者，腾出一些教室存储物资。随着受灾群众、爱心物资不断涌进来，大家还是有

些措手不及。

秦文胜说，第一天原先通知有140人会过来，但实际上到了400多人，第二天又来了300多人。这些村民大多是老人和小孩，年轻人极少。这大大超出了他此前的预案，无论是管理还是防疫等工作都得重新安排。

他在水上列出了人员安置、车辆停放、卫生防疫等多个问题，然后一项项去安排。头两天最为手忙脚乱，优先要解决住宿问题。男女分开住宿，楼房的低层住男士，高层住女士，这样男士出入就不会经过女士的空间。

打破了原有的村庄格局，村民们忽然过起了集体生活。按照管理学生的经验，学校制定了需要遵守的寝室管理规定，比如21时要关闭学校大门，22时30分要熄灯休息，不能大声喧哗，出校门要凭证件等，并选出寝室长负责。

走失的阿尔茨海默病老人

不过，还是有很多出乎意料的事发生。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，在入住第二天就走失了。她丈夫当时正在吃饭，一不留神，人就不见了。家人找了3个多小时才告诉校方。秦文胜赶紧报了警，并安排认识老人的村民分成三路搜寻，直到第三天凌晨，老人才由警方送回。被发现时，老人坐在一家离学校近6公里外的售楼处。

学校因此加强了出入校门的管理，并统计了患阿尔茨海默病、身体残疾情况的老人信息，安排志愿者加强照顾和管理。

村民撤离时大多匆忙，基本没带日常用品，但社会各界捐助的物资能满足他们大部分的需求。新乡二中腾出了两间教室，用来存放爱心物资。村民转移过来的头几天，爱心物资也源源不断地涌来，防潮垫、被褥、衣服等几乎是一到就分发下去了。各种食物层层堆在一间教室里，主要是各种品牌的方便面、牛奶、火腿肠和面包。另一间教室用来存放饮用水，实在堆不下，就堆在了门口。还有人捐来小孩玩的各式玩偶，堆在学校大门附近的纸箱里，村民需要就可以自取。很显然，捐赠者希望灾区的孩子们，有愤怒的小鸟、棕色的维尼熊、白色的长耳兔和各种颜色的小狗玩偶陪伴。

随着大批物资的到来，有人打起了坏

主意。每到饭点，学校就会分发饼干、面包等食物，分发物资的志愿者后来发现总有几个年轻人在队伍里领东西。村民中年轻人不多，成群的就更少，志愿者瞅着他们眼生，多问了几句，结果他们露了馅儿，几个人灰溜溜就跑了。

秦文胜知道这事，哭笑不得。于是，他们设计了三种不同颜色的出入证，一种给工作人员，一种给住在学校里的村民，一种给安排住在学校附近教师公寓的村民，方便出入管理，同时安排各寝室长统一领取物资，再分发给村民。

一家理发店主动找来，愿意给村民免费理发。经同意后，7月31日，两位理发师来到学校，从中午忙到傍晚。村民的理发需求旺盛，那天，等待理发的队伍从教学楼一楼大厅排到了门外走廊。

村民们总在挂念家里。70岁的张清枝常常坐着发呆，看外面雨停了，就询问什么时候能够回家。她是前河头村人，7月23日凌晨撤到了新中大道小学。

她记得，那天晚上下着大雨，自己全身被淋透，心慌得没办法想其他事，只知道一味跟着人走。好不容易走到集合地，一辆渣土车在等着大家，她已经没有更多力气了，靠着别人帮忙，才艰难地爬上了车斗。

她想家。家里还有几斤白面和小米，她之前已经收好放在了家里最高的柜子里。院子里还有棵碗口粗的核桃树，她咬不动核桃，所以每年都会摘了卖点钱。最让她心疼的是家里那只一手就能握住的小狗，狗是一个多月前邻居给的，当时她拣了两件旧衣给狗做了个窝，想着等狗再大些就能陪她看家了。

7月22日晚上，这些都被留在那场大雨里。跟张清枝坐在同一辆渣土车上的刘新祥记得，走得很是那样着急，以至于没有做什么准备。他觉得能早点接到撤离通知就好了。

天就像漏了一样，年轻人去守堤坝

前河头村经历的大雨是从7月18日开始下的，头三天雨势不小，附近的卫河和共产主义渠的水位不断上升，但村里并没有明显的积水。

但刘新祥很早就有不祥的预感，平时暴雨顶多下一个小时，这次下得太久了。由于连日的大雨，他十分留意天气预报的信息，在7月20日晚上，他还特意准备了

些破旧衣服去堵住大门的一些缝隙。

前河头村就在卫河边上，村子地势南高北低，刘新祥家在北面，往年村子发大水，他都会进水，他因此格外谨慎。

7月20日夜里，刘新祥几乎一夜未睡，他记得那一晚的雨下得很大，尤其是21日凌晨那段时间，风也特别大，呜呜叫，他夜里几次起身，去看雨情。村里的道路上已经有明显的积水，风吹动着水流形成漩涡，来回地旋，他本想出门看看水漫到哪儿了，刚一开门，风就差点把他吹倒，他匆匆看了一眼，院子已经积水了，他连忙关上了门。

7月21日6时，刘新祥实在睡不着了，外面的雨势稍小了一些，他开始清理院子里的积水，顺便把一些杂物搬到较高的位置。妻子被他吵醒，看他来回忙活，忍不住抱怨了一句：这雨啥时候下到头啊！

这天凌晨开始，新乡市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。

7月22日晚，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紧急通知，共产主义渠洪水漫溢进入卫河，洪水顺卫河下泄，要求紧急转移居民，组织人员上堤堵口抢险。

前河头村是这天21时左右通知大家撤离的。收到通知后，刘新祥正准备去堤坝上帮忙，他拿着把铁锹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积水里走着，水漫过了他腰部，浑浊不清，看不清底，他就用铁锹一点点试探，顺便拨开水面上的枯枝烂叶、死鸡死鱼。

走到半路，他迎面碰上从大堤上撤下来的村民，大部队让马上撤离，在村子那个十字路口等车。他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但村民已经走了。很快，村里的广播就响了：上面要泄洪，请做好充分准备，准备撤离，把贵重物品带出来。

刘新祥的邻居邢红俊在村里开了家沙发作坊，承接周边村、县的定制沙发生意。厂里有两张做好的沙发，本来已经准备给客户送去，但因为连续下雨，他和客户协商，推迟了交货时间。结果，这笔订单砸在他手里了。

没想到水这么大，邢红俊记得7月21日，雨下得稀稀疏疏的，中间还难得有几分钟放晴的时间。他认为妻子过于小心了，此前，妻子让他将汽车转移到高地。

可是，暴雨说来就来。7月21日傍晚，随着一阵大风，刘新祥说，天就像漏了一样。后来的气象信息显示，7月21日晚，牧野气象观测站2小时降水267.4毫米，超过

了郑州7月20日当天2小时最大262.5毫米的数值。

河水的水位快速上涨，周边的村庄都被惊扰了。离得近的村庄派青壮年轮流上堤坝查看水情。北枕共产主义渠、东依卫河的后辛庄村更是如临大敌，那天上了堤坝的村民后来描述，河里的水流急了很多，有时候一浪打过来，水位就上涨几厘米。后辛庄村的妇女工作干部茹化玲对记者介绍，光7月21日晚，卫河水位至少上升1米，共产主义渠还要更多些。

茹化玲担心了一夜，7月21日村子就断水断电了，手机信号也是断断续续，平时并不怎么活跃的村民微信群突然炸了锅，消息不断，大家都在谈论水情，村干部们让青壮年赶紧去护堤，一遍遍喊。

这些年轻人大多在堤坝上待了一夜，到7月22日，雨势渐小，午后甚至又放晴了一段时间。那时，后辛庄村、前河头村、寺庄顶村这些村庄的积水大概都在四五十厘米深，因为卫河、共产主义渠的水位抬高了，村里的积水暂时排不出去。

81岁老人孤身站在乒乓球台上等待救援

在寺庄顶村，81岁的黄志德7月21日晚很早就上床睡觉了。22时左右，他恍惚间听到水流声，醒过来一看，水已经进屋了，淹了床脚的一半。

他睡的是老式的架子床，床沿离地面大概有80厘米的距离。他给村委会主任打电话，没人接；又打市长热线，也没人接。他反复拨打了几次，直到第五次，村委会主任接了电话，说正在组织往外排水。他认为，村干部们会解决这事，就继续睡了。这么大岁数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

邢红俊的沙发厂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，他对比过村里的积水情况，稍微放下了心。厂里的积水应该不深。7月22日下午，水刚淹到沙发脚的位置，他到厂里用水泵抽水，把丝绵、多层板等原材料也搬到高处，一直忙活到22时左右。妻子当时打电话告诉他要撤离，他吃了一惊，意识到水情严重，就急急锁了门往家赶。1公里左右的路，他走了半个多小时。他回到家时，妻子已经收拾了一些贵重物品，他随手拿了件衣服，抓了几包泡面，一家人就赶向了集合地。

直到现在，黄志德仍有些想不通，水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

在他记忆里，7月22日午后，寺庄顶村的雨就停了，他拿着手机和充电器去村里的超市充电。当时，村里已经停电了，他以超市会有电，结果扑了个空。他就在超市和人闲聊，直到17时左右。

后来，雨又开始下，不同前几日，这天村里的积水上涨很快，黄志德回忆，他出门时，水还只是到他小腿的位置，但是当他18时左右想回家的时候，一蹬水，发现水位到了大腿，赶紧把腿收了回来。旁边的村民一会儿就都四散跑了。

黄志德跑不动，也回不去，就跟着一些人往村委会走，他们先是躲在了离村委会大楼不远的戏台子上，戏台离地面有1米多高，结果2个多小时后，水就漫了戏台的一半。黄志德看到戏台边上的窗并不断往外冒水，下水道的水也满溢了。和他一起躲水的人招呼他往村委会二楼去，他不去，水这么深，我有哮喘病、气管炎，他看水还在不断上涨，就跑到戏台后面，那里有一张乒乓球台，离地面近2米，他爬上乒



7月27日，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，新中大道小学安置点，几位70岁以上的前河头村村民。安置点内老人和孩子较多，大多数青壮年村民当时仍在卫河河堤上值守，或留在村里帮助救援，维持秩序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峥/摄



7月27日，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，新中大道小学安置点，转移安置于此的受灾村民在操场上散步。34岁的临清店村村民韩志新抱着女儿在操场上打电话，她家8口人都被安置在了这里，父母目前在医院就医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峥/摄

乓球台，往旁边的围墙外一看，吓死人，外面已经是一片泽国。

水马上就要漫过高墙了。他打通了110，接警员让他赶紧去房子的二楼躲着，还给了他一个救援电话。黄志德没记住那个号码，他看村委会楼上还有十几个人在看水，觉得乒乓球台应该淹不了，就安心坐在乒乓球台上等着。

天色渐渐黑了，他周围人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直至再也听不到。最后，只剩下了水流的声音，一浪接一浪地往上涌来。他一夜没睡，不时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照着水到什么位置了，前半夜他还能坐着，但到了7月23日凌晨四五点钟，他发现屁股已经湿了，赶紧站了起来。

救援队发现黄志德时，已经是7月23日10时左右，大水已经漫到了他小腿的位置，当时他已经有些站不住了。这位81岁的老人后来回忆，那一晚他回顾了自己这一辈子的生活片段，在部队队长的经历，婚后和妻子一起的点滴，妻子去世这10年里自己的孤独。如果没人来救我，我应该就要死了。死就死了吧，反正也活这么大岁数了。

救援队把黄志德送到了新乡二中。

在黄志德孤身等待的那个漫长的雨夜，茹化玲上了河堤，当时卫河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，河水很快涨到了和堤坝齐平的位置，她和村民不断装沙袋护堤。她丈夫此前就一直一直在堤坝上，脚被水泡得红肿，有些地方还溃烂了，家人心疼得不行。17岁的儿子希望替父亲去护堤，家人没同意，茹化玲自己顶上了。

其实，她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从7月21日断水断电开始，她就操持着全家人的吃喝。雨陆续下，家里的屋顶、窗户不断漏水，她觉得这水是从每个缝隙里钻进来的，堵住了这个角落，那个角落又漏了，弄得她焦头烂额。作为村干部，村里的事还需要她操心，村民们也不断给她打电话询问各种事。她满脑子想的都是：不要再下雨了。由于没休息好，她那几天心跳得特别快，走在路上一不小心都觉得自己会栽倒。上堤坝的时候，她看到河边的路就害怕，腿软得走不了，但还是咬着牙装沙袋。

就这样干了一夜，到7月23日4时左右她下堤时，堤坝整体被加高了1米左右，编织袋、沙土也都用完了。茹化玲回到家，躺在床上累得不想动，但一会儿还是打开微信朋友圈，看了看朋友们给她的留言。

上堤之前，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信息：奔赴抗洪一线，勿念，爱你们。

再难，日子总还要过下去

来到热闹的安置点，黄志德很喜欢这种生活。他认为，比自己在家吃得更好，（被）照顾得好。他有前列腺疾病，安置点没药，黄志德就帮他去买，结果药店老板亲自送了过来也没要钱，他腰不酸了，上楼梯时每一层楼都要歇一歇，志愿者看到就会一直扶着他。

黄志德到安置点的第二天，给工作人员及爱心人士写了封感谢信，他在信中文绉绉地说：你们昼夜值班，不辞劳苦，态度和蔼，服务周到，有求必应，的确（让人）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。一切总让人不胜感谢呢。

在学生宿舍过道的黑板上，黄志德代表寺庄顶全体村民，感谢各方面，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。他还着重强调，希望能给二中学记一等功。

秦文胜看到这封信，十分感动，他说这是老人家对我们工作的认可。但他清楚，真正艰难的工作还在后头，比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热爱的爱心人士日渐少，村民们刚开始能吃热乎的米饭、馒头，后来只能吃饼干、泡面，就有了一些抱怨的声音；间在一张寝室住，有人怕热，就把空调温度调低，有人冷得受不了，要求换宿舍；这么多不同村庄的人住在一起，时间一长也会产生摩擦。

由于人太多，厕所很脏，学校的工作人员在黑板上写了一条生活提示：请兄弟姐妹厕纸扔纸篓，室内垃圾扔垃圾袋中。

秦文胜说，这毕竟是个集体生活，新鲜感过去后，剩下的一定会有磕磕碰碰的日子，但愿早些水退民安。

村民们也想早点回归家园。各村都在组织青壮年回村护堤排水。

7月25日，新乡终于放晴，近半个月没有看到太阳的刘新祥，在太阳底下坐了大半天。卫河的水位慢慢降下去了，但排干村里的积水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到8月1日，牧野区大部分受灾村庄都已排干积水，大批村民开始返乡，他们离家已近10天。新乡二中正逐渐恢复往日的宁静。而对这些人来说，还要去努力消除大水给家乡留下的伤痕。

从2017年开始，当地政法委为全区居民购买了一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险，因暴雨、台风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家庭财产损失，都可以赔付。房屋及附属设施每户最高赔偿限额5000元，家用电器、文体娱乐用品、衣物及床上用品每户最高赔偿限额2000元。

邢红俊回村后，先去了沙发厂，看着满地狼藉，心疼得不得了，地上的胶水桶被水冲倒，胶水流得四处都是。丝绵晒干后还能继续使用，但多层板被水泡后都已膨胀，不能再用了。海绵变得又软又脏，也不能用了。两套成品沙发已经被水泡废了，他准备重新给客户制作，还有四套半成品沙发也受损严重。他粗略估算了一下，损失在3万元到4万元之间，家里重新修缮还得几万元。

这能怨谁呢？没办法。邢红俊知道，在这次大水中，不少人死去了，比起他们，自己是幸运的。这次灾难中，河南有人因洪水、泥石流遇难，有人死在倒塌的房屋里，还有人在地铁、地下车库、公路隧道里停止了呼吸。

邢红俊叹了口气，再难，日子总还要过下去。8月1日回村后，他坐在沙发厂的台阶上，抽了半包烟。